

虚受堂前汉书补注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漢書八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公好學爲

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

補注周壽昌曰孤學猶言獨學無父教之獨學無所成也一日

孤學猶棄學吳語以心孤句踐注孤棄也

給事太守府爲小史號遲頓不及事

師古曰頓讀曰

鈍數爲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迺從汝南蔡父相問己能所宜師古

曰言從何術

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已經術進

努力爲諸生學問

補注先謙曰官本有淳化本努作怒六字

方進既厭爲小史聞蔡父

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

補注宋祁曰於

母字上疑有後字

隨之長安織屨已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

證云案儒林傳方進受穀梁春秋於尹更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始又兼左氏春秋案讀字斷句經猶歷也

眾曰廣諸儒稱之曰射策甲科為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

宿儒有清河胡常

師古曰宿久舊也

與方進同經

補注蘇輿曰同習經也京房傳亦云五鹿充宗

與房常為先進名譽出方進下

師古曰常宦學雖在前而名譽不及方進

心害其能論

議不右方進

師古曰毀短也補注劉攽曰多一論字

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

師古

曰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也

補注王引之曰大字涉注文大講授而衍都即大也不當更有大字

廣雅都大也五行志豕出困壞也武子傳將軍都郎羽林注都大也總謂大漢紀孝成紀有大字會試之鄭吉傳故號都護注都大也

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據師古注云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則正文本無大字

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

師古曰宗尊也

內不自得

補注先謙曰猶言不自安

其後居士

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為博士數

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

補注蘇輿曰應條謂應科條吏有無狀如

科條所禁者察出輒舉奏也下云上以方進所舉應科義同

甚有威名再三奏事

師古曰刺史歲盡輒奏事



京師也遷為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補注先

本考證云公卿表慶字君卿後方進為丞相時慶以琅邪太守入為廷尉一年徙為長樂少府劾奏方進沒入車

馬既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范延壽語補注先謙曰官本考

子路安成人河平二年以北海太守入為廷尉八年卒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已贖論師古

祭泰時時行事有關失罪合贖補注劉敞曰漢時人言行事成事

皆請已行已成事也王充書亦有之又下文所謂自設不坐之比

是也今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前我為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

之留月餘師古曰言此者冀尚書忘已之事不奏補注劉敞曰方

予謂非冀尚書忘已不奏也言及之耳尋下文可見方

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為尚書知機事周密壹

統明主躬親不解師古曰解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不

坐之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補注蘇輿曰謂慶自云當論贖

也猶今日坐事者非大故輒抵銷但慶自設比例非上意又暴揚尚書事言遲疾無所在補注蘇輿曰言遲疾無定虧損聖

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師古曰既自云不坐又言遲疾無臣



謹已劾慶坐免官會北地浩商為義渠長所捕亡

師古曰義渠北地之縣也商被

縣長捕而逃亡補注先謙曰義渠在今慶陽府甯州西北公卿表縣減萬戶為長

長取其母與豸豬連繫

都亭下

師古曰曰深辱之豸豸豸也音家

商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

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

并力逐捕察無狀者

師古曰無狀謂商及義渠長本狀之違曲也補注劉攽曰謂察司隸刺史捕賊之無狀者

故下文云以宰士督察奉使命大夫先謙曰此遣掾史督趣司隸故以并力為詞逐捕亡賊察義渠長無狀之情實顏注未析劉說尤非既與司隸刺史并力逐捕又反察其無狀乎奏可司隸校尉涓勳奏言補注錢大昭曰廣韻涓姓

列仙傳有齊人涓子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

奉使已督察公卿已下為職

師古曰督視也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司隸督大姦猾續志掌察舉百官以

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

今丞相宣

補注先謙曰薛宣

請遣掾史已宰士督察天子奉

使命大夫

師古曰謂丞相掾史為宰士者言其宰相之屬官而位為士也奉使命大夫謂司隸也

甚諄逆順

之理

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補注先謙曰言其不當以掾督趣

宣本不師受經術

補注蘇輿曰宣傳云

宣經術淺上亦輕焉蓋自董仲舒公孫宏兒寬等以經術緣飾吏事見重武帝遂成一代風尚而大臣不通經術者往往見之劾章矣

因事已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迺

害於迺國不可之大者

師古曰周書洪範云臣之有作福作威迺凶于迺國害于厥躬故引之補注先謙曰

官本迺並作乃引宋祁曰乃監本作迺姚本刪

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已下正國法度

補注周壽昌曰案漢舊儀丞相為外朝此劾丞相故請下中朝議也

議者已為丞相掾不宜移書督

趣司隸

師古曰趣讀曰促

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故事司隸校尉

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

師古曰丞相及御史也

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

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涓勳亦初拜為司隸不

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

師古曰倨傲也

方進陰察之

勳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頸過

迺就車

師古曰頸待也

於是方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

敬長

補注宋祁曰楊本復有敬長二字

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

師古曰言王道綱紀已尊卑上



下之禮為大也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補注蘇輿曰穀

進習穀梁故用其義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師古曰漢舊儀

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立立迺升車補注先謙

道丞相迎謁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下輿立立迺升車補注先謙

立例之似當更有下輿二字羣臣宜皆承順聖化已視四方師古曰

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師古曰

而又詘節失度邪調無常師古曰調古詔字也私過

邪詔音弋豉反色厲內荏應劭曰荏屈撓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色厲而

而內懷荏弱故墮國體師古曰墮毀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

下丞相免勳時太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

敕正已先羣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

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師古曰從已詆欺成罪師古

日詆毀也音丁禮反後丞相宣已一不道賊如淳曰律殺不辜一家三人請

遣掾督趣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勳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

勳議者已爲方進不曰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

師古曰必勝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蘇輿曰言互劾取勝之風不可長勳素行公直姦人所

惡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曰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

法師古曰逆詐者謂曰詐意逆猜人也逆迎也論語曰子不逆詐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曰字在子下是遂貶勳爲昌

陵令方進旬歲間免兩司隸師古曰旬徧也滿也旬歲猶言滿歲也若十日之一周朝廷由

是憚之丞相宣甚器重焉常誠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

久補注蘇輿曰言遷擢必速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

權爲姦利者師古曰權專也辜權者言己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罪補注宋祁曰學林云辜權者乃阻障而獨阻其

利後漢靈帝紀光和四年豪右辜權馬一匹至二百萬章懷注引

前書音義曰辜障也謂障餘人賣買而自取其利此訓是也師古

以謂他人取者輒有辜罪此訓迂矣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賊數千萬上曰爲任

公卿師古曰任堪也欲試曰治民徙方進爲京兆尹博擊豪彊補注先謙曰博官本



是作搏京師畏之時胡常爲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

甚明爲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師古曰言當犯迂貴戚而見毀方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

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師古曰弛解也居官三歲永始二年遷御史

大夫數月會丞相辭宣坐廣漢盜賊羣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

吏並徵發爲姦師古曰並音步浪反免爲庶人方進亦坐爲京兆尹時奉喪

事煩擾百姓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

上亦器其能遂擢方進爲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旣富貴而

後母尙在方進內行修飾供養甚篤師古曰飾謹也篤厚也及後母終旣葬

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已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師古曰漢制自

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已爲常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總麻七

日方進自己大臣故云不敢踰制補注何焯曰後書安帝紀元初

三年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注云文帝遺詔以日易月於後大臣遂以爲常至此復遵古制方進之事是其徵也沈欽韓

曰三十六日旣葬後則不計未葬前月日舊唐書張柬之傳弘文

館直學士王玄感著論云三年之喪合三十六月豈誤會漢以日

易月歟爲相公絜請託不行郡國師古曰言不己私持法刻深舉奏

牧守九卿峻文深詆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

逢信孫閱之屬補注周壽昌曰逢信字少子平陵人皆京師世家已材能少歷牧守

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閒至宰相據法已彈咸

等皆罷退之初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爲御史中丞顯名朝廷矣咸

帝初卽位擢爲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補注錢大昕曰楚國不當有太守當

從陳咸傳作楚內史陽朔中京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而薦琅邪太守馮野王

可代大將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史大夫是時方進甫

從博士爲刺史云師古曰甫始也後方進爲京兆尹咸從南陽太守入爲

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逢信已從高弟郡守歷京兆太僕爲衛尉

矣補注先謙曰官本弟作第官簿皆在方進之右師古曰簿謂伐閱也簿音主簿之簿補注宋祁曰官簿一作簿王念孫曰案說文無簿字則一本是也今漢書中簿字無作

薄者此一本作簿乃古字之僅存者漢郃陽令曹全碑諸國禮遺



且二百萬悉以薄官其字正作薄又各碑中主簿字作薄者不可枚舉是古字以薄爲簿也朱一新曰觀師古云音主簿之簿則所見本簿作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薄無疑

丞相宣有事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

晉灼曰大臣獄

重故已秩二千石五人詰責之

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初大將軍鳳奏

除陳湯爲中郎與從事

師古曰每有政事皆與謀之而行也

鳳薨後從弟車騎將軍

音

補注宋祁曰邵本無從字

代鳳輔政亦厚湯逢信陳咸皆與湯善湯數稱之

於鳳音所久之音薨鳳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商

素憎陳湯白其罪過下有司案驗遂免湯徙敦煌時方進新爲丞

相陳咸內懼不安迺令小冠杜子夏

補注先謙曰杜欽也見本傳

往觀其意微

自解說

師古曰解說猶今言分疏

子夏既過方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

師古曰揣謂探

求之音初委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蕭該曰揣案集解音曰

揣音喘說文曰喘疾息也尺兌反說文揣量也初委反又丁果反

方言曰揣試也郭璞曰揣度試

居亡何

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謂少時

方進奏咸

之也該謂今讀揣音初委反

與逢信邪枉貪汙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

交賂遺已求薦舉後爲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

忠正身內自知行辟亡功效

師古曰辟讀曰僻

而官媚邪臣欲已微幸苟

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也

與哉與讀曰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不字

咸信之謂也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

已示天下奏可後二歲餘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

策拜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爲九卿坐爲貪邪免自

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微幸有司莫敢舉奏冒濁苟容

師古曰冒

貪蔽也

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

不已實有詔免咸勿劾立後數年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

淳于長有罪上已太后故免官勿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已

金錢與立立上封事爲長求畱曰陛下既託文已皇太后故

蘇林曰託



於詔誠不可更有它計師古曰言不後長陰事發遂下獄補注宋

文也本云陰事發遂下獄先謙曰宋引方進劾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

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

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為不善眾人所共知邪臣

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師古曰與今立斥逐就

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

孫闕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背公死黨

之信師古曰死黨盡死力於朋黨也欲相攀援死而後已師古曰援引也皆內有

不仁之性而外有偽材過絕於人補注先謙曰官本有倫字引宋

倫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曰立威而

亡纖介愛利之風師古曰愛利謂仁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

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用不仁之人則禮樂

廢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

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

宜沒身而爭也師古曰沒盡也補注蘇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補注

曰父疑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

若鷹鷂之逐鳥爵也師古曰事見左氏傳行父魯卿季文子也鷂

昌曰案西漢文中無引左氏者獨方進奏中引此數句緣方進好

為左氏學韋賢傳中始見劉歆等引左氏傳此尚在前列也左傳毛

詩平帝時始立學官僅見於儒林傳贊王文彬曰左文十八年傳

作見有禮於君者事之見無禮於君者誅之文稍異蘇輿曰朱博

傳龔勝之議春秋之義姦以事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眾

誠難犯犯之眾敵並怨善惡相冒師古曰冒臣幸得備宰相不敢

不盡死請免博閎咸歸故郡曰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奏可咸

既廢錮補注宋祁曰復徙故郡曰憂發疾而死補注宋祁曰監本

姚本既作知而死別本越本云以憂死錢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曰儒

大昭曰閩本無發疾而三字



雅緣飭法律

補注錢大昭曰飭閩本作飾

號爲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

不當意內求人主微指已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已

能謀議爲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

補注錢大昭曰潛夫論云翟方進稱

淳于長而不能薦一士

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長免上已方進大臣

又素重之爲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報曰定陵侯長

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

師古曰與許也

君何

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近醫藥已自持

補注宋祁曰監本有近字別本無

方進迺

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已

上免二十餘人其見任如此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

厯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厯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

如淳曰劉歆及田終術二

人皆受學於方進

厚李尋已爲議曹

補注先謙曰互見尋傳

爲相九歲綏和二年春

熒惑守心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

變動見端

張晏曰九年之中而日三食月朏側匿星孛營室東井熒惑守心補注先謙曰白告方進

山川水泉

反理視患

張晏曰元延中崕山崩壅江江水不流山地之鎮宜固而崩水逆流反於常理所已示人患也師古曰視讀曰

示 民人訛謠斥事感名

如淳曰斥事井水溢之事也有言溢者後果井溢感名燕燕尾涎涎是也補注宋祁

曰注文井監作并先謙曰官本注涎涎作涎涎

三者既效可為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

度服

曰提攝提星也揚眉揚其芒角也矢枉矢也孟康曰綏和元年正月枉矢從東南入北斗攝提與北斗構建寅貫攝提中是也張晏

曰矢一星貫中者謂正直弧中也補注齊召南曰孟注是也如張說則與下文狼弓複矣沈欽韓曰天中記春秋元命苞曰天有攝

提人有兩眉為人表候陽立於二故眉長二寸注攝提兩星頗曲人眉似之

狼奮角弓且張

張晏曰狼一星奮角

者有芒角也狼芒角則盜賊起天弓九星不欲明明猶張也兵起之象

金厯庫土逆度

張晏曰庫二十星在軫南

金太白也厯武庫則兵起土鎮星也逆度逆行也

輔湛沒火守舍

張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輔沈沒不見

則天下之兵銷三十日為守舍謂日月所經宿舍也一曰火守舍熒惑守心師古曰湛讀曰沈補注周壽昌曰天文志輔星明近輔

臣親強斥小疏弱史記正義輔大臣之象也占欲其小而明若大

而明則臣奪君政小而不明則臣不任職明大與斗合國兵暴起暗而遠斗臣不死則奪此明言湛沒為方進將死之占張注不合

萬歲之期近慎朝暮

師古曰萬歲之期謂



死也慎朝暮者言其事在朝夕補注王鳴盛曰萬歲之期意謂宮車晏駕故郎賁麗欲以此災移於宰相也朱一新曰賁麗但言大臣宜當之不言可移於相則萬歲之解仍當從顏注古上無惻怛人稱萬歲不必專指君上顧炎武曰知錄已詳言之

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為具臣已全身難矣師古

曰具謂具位之臣無功德也補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勦師古

注先謙曰官本注謂作臣是也補注劉敞曰案勦改戮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

節轉凶師古曰三百餘人謂丞相之官屬也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為星

師古曰賁姓也麗名也賁音肥言大臣宜當之補注周壽昌曰為上言也時在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故賁麗言之

二月方進自殺三月而帝亦晏駕矣案熒惑所居之宿國受殃心為明堂其大星為天王占曰火犯心王者惡之故成帝欲殺方進

以應星變也上迺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曰皇帝問丞相

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

位於今十年災害並臻民被飢餓加已疾疫溺死關門牡開張晏曰元

延元年章門函谷門牡自亡補注宋祁曰案五行志注晉灼曰章城門西出南頭第一門也牡是出籥者師古曰牡所以下閉者以